

传统村落入选 UNESCO 世遗名录现状与分布探析

——以中国、韩国和日本为例

刘志宏^{1,2}, 李钟国²

(1. 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韩国启明大学建筑学院, 韩国 大邱 704-701)

摘要:以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官网公布的5项亚洲地区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的分析方法,阐述了5个传统村落的现状、地理环境分布、空间分布、时间分布特征和申遗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构建了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村落文化价值评价体系,为其他村落在申遗相关事宜上提供借鉴。

关键词:亚洲地区;传统村落;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现状与分布;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志码:**A

在申遗与保护、绿色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地区的传统村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有的传统村落凭借申遗与发展的机会,采取了有效合理的策略,一跃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遗产组织的保护,发挥出村落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受到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却慢慢地出现消失的迹象。由于部分传统村落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发展体系,同时也没有较为完善的保护体制来进行比较和参照,导致传统村落的价值没有很好地被挖掘和展现出来,从而影响到了保全与申遗的成功。笔者以亚洲地区的传统村落为例,具体分析以中国、韩国和日本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的现状与分布特征,并对传统村落保全的实际管理制度与方向性设定及价值活用等进行了研究。通过亚洲地区的传统村落现状与特征分析,来掌握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入选标准的条件,并比较分析3个国家在申请世

界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的方法,其学术价值具有前瞻性和可借鉴价值^[1]。

一、传统村落研究现状

近来,国内外有关传统村落的案列研究成果较多,但是从传统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分布特征的角度去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其主要以社会学、考古学、建筑学、生态学、民族学等为主要的学科。

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对传统村落相关研究主要从保护与申遗等现状方面开展,比如吴晓勤等^[2]提出了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法。曹迎春、张玉坤^[3]从多角度分析了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与传统村落分布的关系,探索了传统村落的生存规律,提出了宏观保护框架。刘伟国、刘志平^[4]从世界遗产角度对村落遗产入选项目及中国村落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耿涵、周雅^[5]从文化遗产的视角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与方式进行了分析。

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从村落的文化遗产保全方法与制度及价值挖掘等方面开展。李柱玉^[6]通过韩国与中国传统村落的保全方法与保护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金洪基^[7]通过韩国与日本传统村落的保存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浅野聪^[8]对日本与中国台湾历史的环境保全制度与文化遗产保护法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川武^[9]对亚洲的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笔者将在以上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深化,并以地理学的视角,对亚洲地区的世遗传统村落进行了地理环境分布、空间分布及时间分布等的特征分析,突出了传统村落保护与申遗的和谐关系。以新

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探讨传统村落保护与申遗的实现路径。

二、亚洲地区传统村落入选世遗名录的基本情况

1. 世遗传统村落入选现状分析

亚洲地区,对于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来看,虽然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人文环境及地理自然的差异,但仍存在村落文化共性的一面,在很多保护方法及申遗的过程中也有着相似之处。到 2017 年 1 月 6 日为止,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官网检索,以 Village(村)为检索词进行检索,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韩日 3 个国家的传统村落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及案例村落列入情况分析

传统村落	入选标准						列入年份	始建时间	用途功能	遗存现状	所属国家及地区
	I	II	III	IV	V	VI					
安徽省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和宏村			●	●	●		2000	1131 年,1047 年	居住	活态	中国东部
福建省土楼与村落			●	●	●		2008	15 世纪~20 世纪	居住和防御	活态	中国东南部
广东省开平碉楼与村落			●	●	●		2007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居住和防御	活态	中国南部
韩国历史村落河回村和良洞村				●	●		2010	14 世纪~15 世纪	居住	活态	韩国东部
日本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					●	●	2010	14 世纪~15 世纪	居住	活态	日本中部

2. 世界村落文化遗产与城镇文化遗产入选数据比较分析

根据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官网数据统计可知,列入标准 III、IV、V 是世界村落文化遗产采用最多入选标准,不同于世界城镇文化遗产以标准 II、III、IV 为主。两者的差别在于标准 II 和 V,体现了村落文化遗产和城镇文化遗产的入选标准的差异性,世界村落文化遗产与城镇文化遗产的入选情况如表 2 所示。

根据以上表格分析,村落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人类传统居住、土地使用或海洋利用方式最杰出的范例,它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此典型范例因不可逆变化的冲击而脆弱时”,强调的是传统的土地使用方式和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然而,城镇文化遗产侧重于“体现出在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或一段时

表 2 世界村落文化遗产与城镇文化遗产的入选情况

列入标准	村落文化遗产/项	城镇文化遗产/项
I	0	49
II	3	151
III	9	105
IV	15	210
V	12	67
VI	1	53
合计	40	635

期内,人类在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交流”,即着重强调文化的交流。从列入标准来看,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强调其文明见证和阐释建筑物等的杰出范例的同时,其独特性就在于“传统的土地使用方式和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0]。

三、亚洲地区世遗传统村落的特征分析

1. 世遗传统村落的特征

(1) 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1972 年, UNESCO 制定了《世界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的制定, 象征着世界遗产的保护行动正式在全球展开。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又可称文化资产、文化财产或文化财, 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保存价值, 并经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指定或登录之物品, 可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指人类文明和自然的相融合下, 人类保存下来的易损坏且具有文化价值的重要财产。依据公约的首章规定, 属以下内容之一者, 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①文物:从历史学、科学或艺术学方面来看, 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绘画及雕刻, 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或结构, 铭文、洞穴、

住宅区及各类文物的遗迹联合体。

②建筑群:从历史学、科学或艺术学方面来看, 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 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接的建筑群。

③遗址:从历史学、人类学、人种学或美学方面来看,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的共同杰作及考古遗址地域。

(2)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入选的标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操作指南》的规定, 评价文化遗产的卓越价值是依据世界文化遗产的 6 项登载标准进行的, 其被提名的文化遗产必须符合《操作指南》规定 6 项标准中的 1 项或者多项才能被认为其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具体的对应传统村落申报登载的 6 项评价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详情如表 3 所示。

表 3 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及案例村落列入情况

入选标准	入选标准内容	符合列入标准的传统村落案例
I	能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 一种人类的创造性天才杰作	没有符合案例
II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领域内, 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以及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广东省开平碉楼与村落
III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或仍在延续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 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中国广东省开平碉楼与村落、中国安徽省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和宏村、中国福建省土楼与村落、日本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
IV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或科技成就的杰出范例, 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中国广东省开平碉楼与村落、中国安徽省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和宏村、中国福建省土楼与村落、日本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韩国历史村落河回村和良洞村
V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使用地或海洋利用的杰出范例, 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 或代表人类与环境的融汇, 尤其是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中国安徽省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和宏村、中国福建省土楼与村落日本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韩国历史村落河回村和良洞村
VI	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现行传统、思想、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该项标准与其他标准一起作用时, 此款才能成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没有符合案例

2. 世遗传统村落的分布现状

(1) 地理环境分布特征。地理环境是世遗传统村落选址与布局的直接因素, 世遗传统村落微观地理类型丰富, 一般有滨水、山脊、平原、丘陵、湿地等重要地貌类型元

素。其中从亚洲地区世遗传统村落分布特征来看, 大部分都是与山和水有关的, 从而说明了先祖在村落选址时, 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山水作为立村的重要条件。

其中, 地形地势、海拔高程、土地利用、水

源等因素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形成、保全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具体的村落文化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传统村落结构和生产方式。

另外,海拔高程还与传统村落对外交通条件有着一定联系。一般来说,海拔高程越高,地势起伏变化越大,交通越不方便,村落与外界的阻碍就越大,传统村落也就易于遗存^[11]。

目前,在中国被列入世遗的与村(Village)相关的文化遗产共有 3 项。中国的村落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包括如徽州文化(中国东部安徽省的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和宏村)、客家人文化(中国东南部福建省的福建土楼与村落)以及近现代随着中西文化交融而形成的中西合璧文化(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在村落遗产地理环境特征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文化特点^[4]。中国世遗传统村落具体地理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国世遗传统村落地区分布图

截止 2016 年检索,被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与村(Village)相关的文化遗产在韩国、日本分别各有 1 项,它们分别是:韩国东部的安海市河回村和庆州市的良洞村,分别以水和山来营造自然环境布局(见图 2);日本的大岛本州中部岐阜县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荻町(Ogimachi)、相仓(Ainokura)和菅沼(Suganuma),其地势海拔高大约 1 500 m 左右,山坡陡峭,沿河谷分布(见图 3)。

韩国和日本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分布特征上呈现出地域文化特点的差异性和共同性。除韩国安海市河回村以水源和农田为立村的主要因素外,其余均以山脊为主要立村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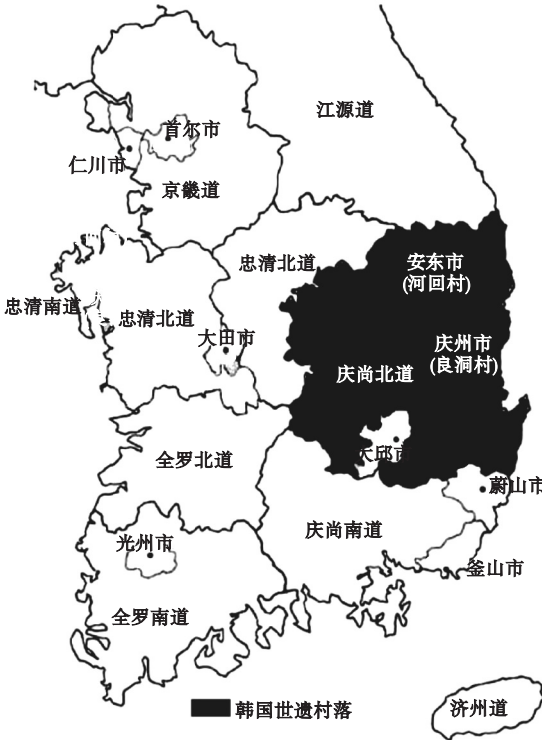


图 2 韩国世遗传统村落地区分布图



图 3 日本世遗传统村落地区分布图

(2)空间分布特征。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世遗传统村落分布上看,它们较集中于各个国家的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且世遗文化遗产的分布有一定的相似性。3 个国家的世遗传统村落在八大区域中空间分布情况具体如图 4 所示。

亚洲地区世遗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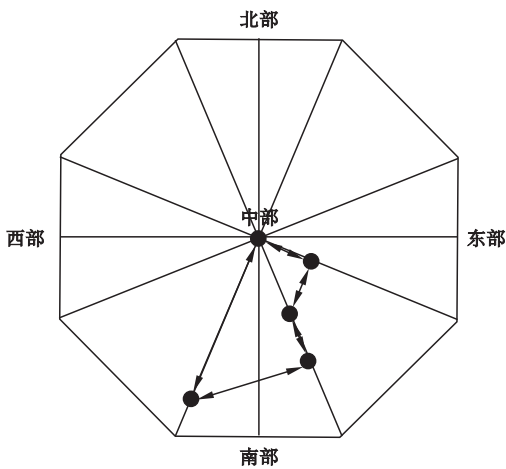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韩国和日本世遗传统村落空间分布

3 个国家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这 3 个国家的传统村落传承文化价值较高,并达到世遗传统村落的入选标准;另一方面是这 3 个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和申遗方法得当。因此可见,在亚洲地区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遗存和保护并不矛盾,传统村落不一定会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中消声匿迹,而且在适宜保护与发展的前提下会延续传承下去。

(3)时间分布特征。亚洲地区世遗传统村落在时间分布特征上可以分为传统村落选址、建筑建设时间和传统村落传承延续时间。

首先,从传统村落的选址、建筑建设时间来看。中国安徽省的皖南古村落西递村和宏村,分别始建于 1047 年和 1131 年,均在 1 年之内完成。日本本州中部岐阜县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座,始建时间为 12 世纪。韩国东部的安市市河回村和庆州市的良洞村,始建时间为 14~15 世纪,基本上跨世纪才得以完成。中国东南部福建省的福建土楼与村落,始建时间为 15~20 世纪,经历几个世纪的建设周期。最晚的是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始建时间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建设完成将近两个世纪之久。

其次,从世遗传统村落的传承延续时间来看,基本上都是指传承延续时间较长,遗存下来均为活态的传统村落。传承较好的传统村落始建时间相比较晚,大多为 10 世纪以后始建的村落,其中最晚的是中国南部广东省

的开平碉楼与村落,仅延续 1 个世纪左右。从以上情况来看,世遗传统村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部分较为优秀的传统村落在历史的发展中可能消失。

四、亚洲地区世遗传统村落带来的启示

1. 挖掘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根据以上世遗传统村落的入选现状与分布特征分析可知,在不同的传统村落类型中,村落的文化价值是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入选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必须具备卓越的地域文化特点,且具有地域民俗文化体系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这就会成为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中杰出的普遍性价值代表案例。传统村落的观光和经济发展也是形成特殊文化价值的最重要文化因素之一。

在具体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价体系中,需挖掘出传统村落物质文化之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活态化传承文化等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例如,加强对传统村落独有的民族生存意识的精神文化历史人物思想文化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仪式(传承人、材料、工艺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等)与传统村落及周边环境的依存程度、文化遗产的种类和级别等的深入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造就,还离不开当地的商业文化,其独有的村落文化价值体现了地域文化典型的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

2. 重视传统村落的活态化传承与应用

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传统村落的文化延续下来,并以活态化的形式进行传统村落的利用和开发。通过传统村落的活态文化来延续村落的原始生活形态、村民的民俗民风、历史的记忆和传承历史文化。例如,传统村落的传统工艺艺术、节庆婚嫁活动、民族特色表演、原始生活文化体验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强调传统村落的民风民俗、血缘关系、原始生产、农耕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将其进行明确地、合理地遗存与活态化传承。在以上具体的活态化传承项目中进行客观性

评价建构,分析传承的具体情况。例如,村落达到良好传承,并具有持续传承活力,可以通过定量和定性评估来进行分值的设置与评价。

3. 科学地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方法与世遗文化价值评价认证体系

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村落共有的精神与物质文化财富,成功与科学地保护可以强化村民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延续,促进地域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12-13]。要使世遗传统村落保持格局完整,风貌依旧,文化传承延续,传统村落环境得到较好整洁,必须科学地制定好保护规划方案^[2]。例如,明确传统村落的保护对象,并进行分层、分等级划定保护范围,制定好世遗申报的评价体系构架,做到保护与申遗同时和谐进行,建立起两者之间有机结合的科学评价体系。

UNESCO 承认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村落文化遗产类的遗址,必须满足“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的条件。传统村落代表着与自然和谐依存的人类聚居文化空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民族文化。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文化价值等深层内涵的挖掘与研究,借鉴与参考申遗成功的传统村落之经验,制定出适合自身价值的评价体系。因此,制定好科学合理化的传统村落文化评价体系十分重要,为申遗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的 UNESCO 世遗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识别与评价体系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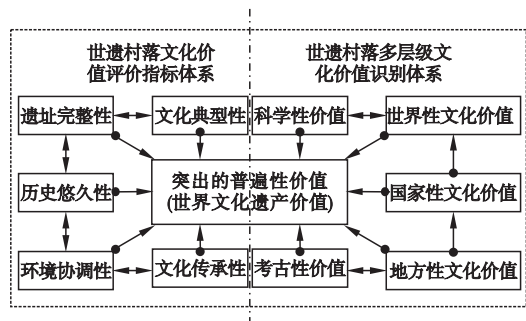


图5 UNESCO 世遗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识别与评价认证体系

传统村落突出的普遍性价值(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可以通过世遗村落文化价值评价

指标体系和世遗村落多层级文化价值识别体系来进行构建和评价认证。具体的体系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和组织构架关系,通过具体的因子建立来达到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科学性定量评价。例如,世遗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遗址完整性、历史悠久性、环境协调性、文化典型性和文化传承性”及世遗村落多层级文化价值识别体系中的“世界性文化价值、国家性文化价值、地方性文化价值、科学性价值和考古性价值”都可以根据定量评价的方法来进行分层级考量,采用分层次的分析法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来构建评价模型。建立客观性评价与主观性评价相结合的体系构架,设定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等分类别评估,按照指标的量度来进行分值的设定,使得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具体的文化价值识别与评价认证体系上进行指标体系化构建和定量性评价。这样的方法体系可以使更多的传统村落科学有效地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全球化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奠定前期基础。

五、结 语

笔者通过分析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价值、传统村落的活态化传承与应用以及制定科学完善的保护方法体系与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评价认证体系,提出亚洲地区的遗产文化圈中,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全方法与村落文化价值评价认证体系的建构路径。结合亚洲地区的传统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案例,提出具有科学性的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定量评价体系,并为其他村落提供借鉴和参考,进一步实现全球化文化遗产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 [1] 刘志宏,李钟国.西南民族村落与韩国传统村庄保护和建设的比较研究:以广西洞井古村寨、韩国良洞传统村落为研究案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11):44-48.
- [2] 吴晓勤,陈安生,万国庆.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法:以西递、宏村为例[J].江淮论坛,2001(2):93-97.

[3] 曹迎春,张玉坤. “中国传统村落”评选及分布探析[J]. 建筑学报,2013(12):44-49.

[4] 刘伟国,刘志平.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村落遗产研究[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90-96.

[5] 耿涵,周雅. 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的观念与方式[J]. 建筑与文化,2015(5):168-169.

[6] 이주옥·한국전통마을의보존개념과방법론연구-한국□중국전통마을의 사례연구를바탕으로[J].건축역사연구 제20권 6호 통권 79호,2011(12):41-48.

[7] 김흥기·한국과일본의전통마을보존제도에관한 비교 연구[J].大韓建築學會論文集 計劃系 제2권 제12호(통권242호),2008(12):67-75.

[8] 浅野聡. 日本及び台湾における歴史的環境保全制度の変遷に関する比較研究:文化財保護法を中心にして[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1994(8):137-146.

[9] 中川武. 亚洲的城市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J]. 建筑学报,2008(10):4-7.

[10] 张祖城. 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保护模式研究[D]. 泉州:华侨大学,2010.

[11] 康璨瑶,章锦河.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6(7):839-850.

[12] 潘夏宁,黄爱莲. 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分析与评价[D]. 南宁:广西大学,2006.

[13] 张天新,王敏. 中国村落遗产保护中活化化标准的可能性[J]. 风景园林论坛,2015(1):46-49.

A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List of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China, Korea and Japan as an Example

LIU Zhihong^{1,2}, LEE Jongkuk²

(1. Teacher Education Colla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2. Collage of Architecture, Keimyung University, Daegu 704701, Korea)

Abstract: To the published five Asian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official website in World Culture Heritage Cent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analytical method in comparis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 selection status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Asia, the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distribution and the methods of inscrip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village cultural value for other villages in the inscrip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Asian area; traditional villages;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